水經注/0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一

水經注卷二
河水
作者：酈道元　北魏

卷三

又南入蔥嶺山，又從蔥嶺出而東北流。

〈河水重源有三，非惟二也。一源西出捐毒之國，蔥嶺之上，西去休循二百餘里，皆故塞種也。南屬蔥嶺，高千里，《西河舊事》曰：蔥嶺在敦煌西八千里，其山高大，上生蔥，故曰蔥嶺也。河源潛發其嶺，分爲二水，一水西逕休循國南，在蔥嶺西。郭義恭《廣志》曰：休循國居蔥嶺，其山多大蔥。又逕難兜國北，北接休循，西南去罽賓國三百四十里，河水又西逕罽賓國北。月氏之破，塞王南君罽賓，治循鮮城。土地平和，無所不有，金銀珍寶，異畜奇物，論于中夏，大國也。山險，有大頭痛、小頭痛之山，赤土、身熱之阪，人畜同然。河水又西逕月氏國南，治監氏城，其俗與安息同。匈奴冒頓單于破月氏，殺其王，以頭爲飲器。國遂分，遠過大宛，西居大夏，爲大月氏；其餘小衆不能去者，共保南山羌中，號小月氏。故有大月氏、小月氏之名也。又西逕安息國南，城臨嬀水，地方數千里，最大國也。有商賈、車船行旁國，畫革旁行爲書記也。河水與蜺羅跋禘水同注雷翥海。釋氏《西域記》曰：蜺羅跋禘出阿耨達山之北，西逕于闐國。《漢書・西域傳》曰：于闐之西，水皆西流，注西海。又西逕四大塔北。釋法顯所謂糺尸羅國。漢言截頭也。佛爲菩薩時，以頭施人，故因名國。國東有投身飼餓虎處，皆起塔。又西逕揵陀衛國北，是阿育王子法益所治邑。佛爲菩薩時，亦于此國以眼施人，其處亦起大塔。又有弗樓沙國，天帝釋變爲牧牛小兒，聚土爲佛塔，法王因而成大塔，所謂四

大塔也。《法顯傳》曰：國有佛鉢，月氏王大興兵衆，來伐此國，欲持鉢去，置鉢象上，象不能進；更作四輪車載鉢，八象共牽，復不進，王知鉢緣未至，于是起塔留鉢供養。鉢容二斗，雜色而黑多，四際分明，厚可二分，甚光澤。貧人以少花投中便滿，富人以多花供養，正復百千萬斛，終亦不滿。佛圖調曰：佛鉢，青玉也，受三斗許，彼國寶之。供養時，願終日香花不滿，則如言；願一把滿，則亦便如言。又按道人竺法維所說，佛鉢在大月支國，起浮圖，高三十丈，七層，鉢處第二層，金絡絡鎖縣鉢，鉢是青石。或云懸鉢虛空。須菩提置鉢在金机上，佛一足跡與鉢共在一處，國王、臣民悉持梵香、七寶、璧玉供養。塔跡、佛牙、袈裟、頂相舍利，悉在弗樓沙國。釋氏《西域記》曰：揵陀越王城西北有鉢吐羅越城，佛袈裟王城也。東有寺。重復尋川水，西北十里有河步羅龍淵，佛到淵上浣衣處，浣石尚存。其水至安息，注雷翥海。又曰：犍陀越西，西海中有安息國。竺枝《扶南記》曰：安息國去私訶條國二萬里，國土臨海上，即《漢書》天竺安息國也。戶近百萬，最大國也。《漢書・西域傳》又云：桀靬、條支臨西海。長老傳聞，條支有弱水，西王母亦未嘗見。自條支乘水西行，可百餘日，近日所入也。或河水所通西海矣。故《涼土異物志》曰：蔥嶺之水，分流東西，西入大海，東爲河源，《禹記》所云崑崙者焉。張騫使大宛而窮河源，謂極于此而不達于崑崙也。河水自蔥嶺分源，東逕迦舍羅國。釋氏《西域記》曰：有國名伽舍羅逝。此國狹小，而總萬國之要道無不由。城南有水，東北流出羅逝西山，山即蔥嶺也。逕岐沙谷，出谷分爲二水。一水東流，逕無雷國北，治盧城，其俗與西夜、子合同。又東流逕依耐國北，去無雷五百四十里，俗同子合。河水又東逕蒲犁國北，治蒲犁谷，北去疏勒五百五十里，俗與子合同。河水又東逕皮山國北，治皮山城，西北去莎車三百八十里。〉

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，北流與蔥嶺所出河合，又東注蒲昌海。

〈河水又東與于闐河合，南源導于闐南山，俗謂之仇摩置，自置北流，逕于闐國西，治西城。土多玉石。西去皮山三百八十里，東去陽關五千餘里。釋法顯自烏帝西南行，路中無人民，沙行艱難，所逕之苦，人理莫比。在道一月五日，得達于闐。其國殷庶，民篤信，多大乘學，威儀齊整，器鉢無聲。城南十五里，有利剎寺，中有石鞞，石上有足跡，彼俗言是辟支佛跡。法顯所不傳，疑非佛跡也。又西北流，注于河。即《經》所謂北注蔥嶺河也。南河又東逕于闐國北，釋氏《西域記》曰：河水東流三千里，至于闐，屈東北流者也。《漢書・西域傳》曰：于闐已東，水皆東流。南河又東北逕扜彌國北，治扜彌城，西去于闐三百九十里。南河又東逕精絶國北，西去扜彌四百六十里。南河又東逕且末國北，又東，右會阿耨達大水。釋氏《西域記》曰：阿耨達山西北有大水，北流注牢蘭海者也。其水北流逕且末南山，又北逕且末城西，國治且末城，西通精絶二千

里，東去鄯善七百二十里，種五穀，其俗略與漢同。又曰：且末河東北流逕且末北，又流而左會南河，會流東逝，通爲注濱河。注濱河又東逕鄯善國北，治伊循城，故樓蘭之地也。樓蘭王不恭于漢，元鳳四年，霍光遣平樂監傅介子刺殺之，更立後王。漢又立其前王質子尉屠耆爲王，更名其國爲鄯善。百官祖道橫門，王自請天子曰：身在漢久，恐爲前王子所害，國有伊循城，土地肥美，願遣將屯田積粟，令得依威重。遂置田以鎮撫之。敦煌索勳，字彥義，有才略，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，將酒泉、敦煌兵千入，至樓蘭屯田。起白屋，召鄯善、焉耆、龜茲三國兵各千，橫斷注濱河。河斷之日，水奮勢激，波陵冒堤。勳厲聲曰：王尊建節，河堤不溢，王霸精誠，呼沱不流。水德神明，古今一也。勳躬禱祀，水猶未減，乃列陣被杖，鼓譟讙叫，且刺且射，大戰三日，水乃迴減，灌浸沃衍，胡人稱神。大田三年，積粟百萬，威服外國。其水東注澤。澤在樓蘭國北扜泥城，其俗謂之東故城，去陽關千六百里，西北去烏壘千七百八十五里，至墨山國千八百六十五里，西北去車師千八百九十里。土地沙鹵少田，仰穀旁國。國出玉，多葭葦、橿柳、胡桐、白草。國在東垂，當白龍堆，乏水草，常主發導，負水擔糧，迎送漢使，故彼俗謂是澤爲牢蘭海也。釋氏《西域記》曰：南河自于闐東于北三千里，至鄯善入牢蘭海者也。北河自岐沙東分南河，即釋氏《西域記》所謂二支北流，逕屈茨、烏夷、禪善，入牢蘭海者也。北河又東北流，分爲二水，枝流出焉。北河自疏勒逕流南河之北，《漢書・西域傳》曰：蔥嶺以東，南北有山，相距千餘里，東西六千里，河出其中。暨于溫宿之南，左合枝水，枝水上承北河于疏勒之東，西北流逕疏勒國南，又東北與疏勒北山水合；水出北溪，東南流逕疏勒城下，南去莎車五百六十里，有市列，西當大月氏、大宛、康居道。釋氏《西域記》曰：國有佛浴牀，赤真檀木作之，方四尺，王于宮中供養。漢永平十八年，耿恭以戊己校尉，爲匈奴左鹿蠡王所逼，恭以此城側澗傍水，自金蒲遷居此城，匈奴又來攻之，壅絕澗水。恭于城中穿井，深一十五丈，不得水，吏士渴乏，笮馬糞汁飲之。恭乃仰天歎曰：昔貳師拔佩刀刺山，飛泉湧出。今漢德神明，豈有窮哉？整衣服，向井再拜，爲吏士禱之。有頃，水泉奔出，衆稱萬歲。乃揚水以示之，虜以爲神，遂即引去。後車師叛，與匈奴攻恭，食盡窮困，乃煮鎧弩，食其筋革。恭與士卒同生死，咸無二心。圍恭不能下，關寵上書求救。建初元年，章帝納司徒鮑昱之言，遣兵救之。至柳中，以校尉關寵分兵入高昌壁，攻交河城，車師降，遣恭軍吏范羌，將兵二千人迎恭。遇大雪丈餘，僅能至，城中夜聞兵馬，大恐，羌遙呼曰：我范羌也。城中皆稱萬歲，開門相持涕泣。尚有二十六人，衣屨穿決，形容枯槁，相依而還。枝河又東逕莎車國南，治莎車城，西南去蒲犂七百四十里。漢武帝開西域，屯田于此。有鐵山，出青玉。枝河又東逕溫宿國南，治溫宿城，土地物類與鄯善同。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，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，于此，枝河右入北河。北河又東逕姑墨國南，姑墨川水注之，水導姑墨西北，歷赤沙山，東南流逕姑墨國西，治南城。南至于闐，馬行十五日。土出

銅鐵及雌黃。其水又東南流，右注北河。北河又東逕龜茲國南，又東，左合龜茲川水，有二源，西源出北大山南，釋氏《西域記》曰：屈茨北二百里有山，夜則火光，晝日但煙，人取此山石炭，冶此山鐵，恒充三十六國用。故郭義恭《廣志》云：龜茲能鑄冶。其水南流逕赤沙山。釋氏《西域記》曰：國北四十里，山上有寺，名雀離大清淨。又出山東南流，枝水左派焉。又東南，水流三分，右二水俱東南流，注北河。東川水出龜茲東北，歷赤沙、積梨南流，枝水右出，西南入龜茲城，音屈茨也，故延城矣。西去姑墨六百七十里。川水又東南流，逕于輪臺之東也。昔漢武帝初通西域，置校尉，屯田于此。搜粟都尉桑弘羊奏言：故輪臺以東，地廣，饒水草，可溉田五千頃以上。其處溫和，田美，可益通溝渠，種五穀，收穫與中國同。時匈奴弱，不敢近西域，于是徙莎車，相去千餘里，即是臺也。其水又東南流，右會西川枝水，水有二源，俱受西川，東流逕龜茲城南，合爲一水，水間有故城，蓋屯校所守也。其水東南注東川水，東川水又東南逕烏壘國南，治烏壘城，西去龜茲三百五十里，東去玉門、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，與渠犂田官相近，土地肥饒，于西域爲中，故都護治焉。漢使侍郎鄭吉，并護北道，故號都護，都護之起，自吉置也。其水又東南注大河。大河又東，右會敦薨之水，其水出焉耆之北敦薨之山，在匈奴之西，烏孫之東。《山海經》曰：敦薨之山，敦薨之水出焉，而西流注于泑澤。出于崑崙之東北隅，實惟河源者也。二源俱道，西源東流，分爲二水，左水西南流，出于焉耆之西，逕流焉耆之野，屈而東南流，注于敦薨之渚。右水東南流，又分爲二，左右焉耆之國。城居四水之中，在河水之洲，治員渠城，西去烏壘四百里，南會兩水，同注敦薨之浦。東源東南流，分爲二水，澗瀾雙引，洪湍濬發，俱東南流，逕出焉耆之東，導于危須國西。國治危須城，西去焉耆百里。又東南流，注于敦薨之藪。川流所積，潭水斯漲，溢而爲海。《史記》曰：焉耆近海多魚鳥。東北隔大山，與車師接。敦薨之水自西海逕尉犂國，國治尉犂城，西去都護治所三百里，北去焉耆百里。其水又西出沙山鐵關谷，又西南流，逕連城別注，裂以爲田。桑弘羊曰：臣愚以爲連城以西，可遣屯田，以威西國。即此處也。其水又屈而南，逕渠犂國西。故《史記》曰：西有大河。即斯水也。又東南流，逕渠犂國，治渠犂城，西北去烏壘三百三十里。漢武帝通西域，屯渠犂，即此處也。南與精絶接，東北與尉犂接。又南流注于河。《山海經》曰：敦薨之水，西流注于泑澤。蓋亂河流自西南注也。河水又東逕墨山國南，治墨山城，西至尉犂二百四十里。河水又東逕注賓城南，又東逕樓蘭城南而東注。蓋墾田士所屯，故城禪國名耳。河水又東注于泑澤，即《經》所謂蒲昌海也。水積鄯善之東北，龍城之西南。龍城，故姜賴之虛，胡之大國也。蒲昌海溢，盪覆其國，城基尚存而至大，晨發西門，暮達東門。澹其崖岸，餘溜風吹，稍成龍形，西面向海，因名龍城。地廣千里，皆爲鹽而剛堅也。行人所逕，畜產皆布氈卧之，掘發其下，有大鹽，方如巨枕，以次相累，類霧起雲浮，寡見星日，少禽，多鬼怪。西接鄯善，東連三沙，爲海之北險矣。故

蒲昌亦有鹽澤之稱也。《山海經》曰：不周之山，北望諸毗之山，臨彼岳崇之山，東望泑澤，河水之所潛也。其源渾渾泡泡者也。東去玉門陽關千三百里，廣輪四百里。其水澄渟，冬夏不減，其中洄湍電轉，爲隱淪之脈，當其澴流之上，飛禽奮翮于霄中者，無不墜于淵波矣。即河水之所潛，而出于積石也。〉

又東入塞，過敦煌、酒泉、張掖郡南，

〈河自蒲昌，有隱淪之證，並間關入塞之始。自此，《經》當求實致也。河水重源，又發于西塞之外，出于積石之山。《山海經》曰：積石之山，其下有石門，河水冒以西流，是山也，萬物無不有，《禹貢》所謂導河自積石也。山在西羌之中，燒當所居也。延熹二年，西羌燒當犯塞，護羌校尉段熲討之，追出塞，至積石山，斬首而還。司馬彪曰：西羌者，自析支以西，濱于河首左右居也。河水屈而東北流，逕析支之地，是爲河曲矣。應劭曰：《禹貢》，析支屬雍州，在河關之西，東去河關千餘里，羌人所居，謂之河曲羌也。東北歷敦煌、酒泉、張掖南。應劭《地理風俗記》曰：敦煌，酒泉，其水若酒味故也；張掖，言張國臂掖，以威羌狄。《說文》曰：郡制，天子地方千里，分爲百縣，縣有四郡。故《春秋傳》曰：上大夫縣，下大夫郡。至秦，始置三十六郡，以監縣矣。從邑，君聲。《釋名》曰：郡，羣也，人所羣聚也。黃義仲《十三州記》曰：郡之言君也，改公侯之封而言，君者，至尊也。郡守專權，君臣之禮彌崇，今郡字，君在其左，邑在其右，君爲元首，邑以載民，故取名于君，謂之郡。《漢官》曰：秦用李斯議，分天下爲三十六郡。凡郡，或以列國，陳、魯、齊、吳是也；或以舊邑，長沙、丹陽是也；或以山陵，太山、山陽是也；或以川原，西河、河東是也；或以所出，金城城下得金，酒泉泉味如酒，豫章樟樹生庭，雁門雁之所育是也；或以號令，禹合諸侯，大計東冶之山，因名會稽是也。河逕其南而纏絡遠矣。河水自河曲，又東逕西海郡南。漢平帝時，王莽秉政，欲耀威德，以服遠方，諷羌獻西海之地，置西海郡，而築五縣焉。周海亭燧相望。莽篡政紛亂，郡亦棄廢。河水又東逕允川，而歷大榆、小榆谷北，羌迷唐、鍾存所居也。永元五年，貫友代聶尚爲護羌校尉，攻迷唐，斬獲八百餘級，收其熟麥數萬斛，于逢留河上築城以盛麥，且作大船，于河峽作橋渡兵，迷唐遂遠依河曲。永元九年，迷唐復與鍾存東寇而還。十年，謁者王信、耿譚，西擊迷唐，降之。詔聽還大、小榆谷。迷唐謂漢造河橋，兵來無時，故地不可居，復叛，居河曲，與羌爲讎，種人與官兵擊之允川。去迷唐數十里，營止，遣輕兵挑戰，因引還，迷唐追之，至營因戰，迷唐敗走，于是西海及大、小榆谷，無復聚落。隃麋相曹鳳上言：建武以來，西戎數犯法，常從燒當種起。所以然者，以其居大、小榆谷，土地肥美，又近塞內，與諸種相傍，南得鍾存，以廣其衆；北阻大河，因以爲固，又有西海魚鹽之利，緣山濱河，以廣田蓄，故能彊大，

常雄諸種。今黨援沮壞，親屬離叛，其餘勝兵，不過數百，宜及此時，建復西海郡、縣，規固二榆，廣設屯田，隔塞羌胡交關之路，殖穀富邊，省輸轉之役。上拜鳳爲金城西部都尉，遂開屯田二十七部。列屯夾河，與建威相首尾。後羌反，遂罷。按段國《沙州記》：吐谷渾于河上作橋，謂之河厲，長百五十步，兩岸累石作基陛，節節相次，大木從橫更鎮壓，兩邊俱平，相去三丈，並大材以板橫次之，施鉤欄甚嚴飾。橋在清水川東也。〉

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，洮水從東南來流注之。

〈河水右逕沙州北。段國曰：澆河西南百七十里有黃沙，沙南北百二十里，東西七十里，西極大楊川。望黃沙，猶若人委乾糒于地，都不生草木，蕩然黃沙，周迴數百里，沙州于是取號焉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漢宣帝神爵二年，置河關縣，蓋取河之關塞也。《風俗通》曰：百里曰同，總名爲縣。縣，玄也，首也，從系倒首，舉首易偏矣。言當玄靜，平徭役也。《釋名》又曰：縣，懸也，懸于郡矣。黃義仲《十三州記》曰：縣，弦也。弦以貞直，言下體之居，鄰民之位，不輕其誓，施繩用法，不曲如弦，弦聲近縣，故以取名，今系字在半也。漢高帝六年，令天下縣邑城。張晏曰：令各自築其城也。河水又東北流，入西平郡界，左合二川，南流入河。又東北，濟川水注之，水西南出濫瀆，東北流入大谷，謂之大谷水，北逕澆河城西南，北流注于河。河水又東逕澆河故城北，有二城東西角倚，東北去西平二百二十里。宋少帝景平中，拜吐谷渾阿豺爲安西將軍澆河公，即此城也。河水又東北逕黃川城，河水又東逕石城南，左合北谷水，昔段熲擊羌于石城，投河墜坑而死者八百餘人，即于此也。河水又東北逕黃河城南，西北去西平二百一十七里。河水又東北逕廣違城北，右合烏頭川水，水發遠川，引納支津，北逕城東而北流，注于河。河水又東逕邯川城南，城之左右，歷谷有二水，導自北山，南逕邯亭，注于河。河水又東，臨津溪水注之，水自南山，北逕臨津城西而北流，注于河。河水又東逕臨津城北，白土城南。《十三州志》曰：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，城在大河之北，而爲緣河濟渡之處。魏涼州刺史郭淮破羌，遮塞于白土，即此處矣。河水又東，左會白土川水。水出白土城西北下，東南流逕白土城北，又東南注于河。河水又東北會兩川，右合二水，參差夾岸連壤，負險相望。河北有層山，山甚靈秀，山峯之上，立石數百丈，亭亭桀豎，競勢爭高，遠望嶄嶄，若攢圖之託霄上。其下層巖峭舉，壁岸無階，懸巖之中，多石室焉。室中若有積卷矣，而世士罕有津達者，因謂之積書巖。巖堂之內，每時見神人往還矣，蓋鴻衣羽裳之士，練精餌食之夫耳。俗人不悟其仙者，乃謂之神鬼。彼羌目鬼曰唐述，復因名之爲唐述山。指其堂密之居，謂之唐述窟。其懷道宗玄之士，皮冠淨髮之徒，亦往棲託焉。故《秦川記》曰：河峽崖傍有二窟，一曰唐述窟，高四十丈；西二里有時

亮窟，高百丈，廣二十丈，深三十丈，藏古書五笥。亮，南安人也。下封有水，導自是山溪水，南注河，謂之唐述水。河水又東得野亭南，又東北流，歷研川，謂之研川水，又東北注于河，謂之野亭口。河水又東歷鳳林北。鳳林，山名也，五巒俱峙。耆彥云：昔有鳳鳥，飛遊五峰，故山有斯目矣。《秦州記》曰：枹罕原北有鳳林川，川中則黃河東流也。河水又東與灘水合，水導源塞外羌中，故《地理志》曰：其水出西塞外，東北流，歷野虜中，逕消銅城西，又東北逕列城東。考《地說》無目，蓋出自戎方矣。左合列水，水出西北溪，東北流逕列城北，右入灘水，城居二水之會也。灘水又北逕可石孤城西，西戎之名也。又東北，左合黑城溪水，水出西北山下，東南流逕黑城南。又東南，枝水左出焉。又東南入灘水，灘水又東北逕榆城東，榆城溪水注之。水出素和細越西北山下，東南流逕細越川，夷俗鄉名也。又東南出狄周峽，東南右合黑城溪之枝津，津水上承溪水，東北逕黑城東，東北注之榆溪，又東南逕榆城南，東北注灘水。灘水又東北逕石門口，山高險峻絕，對岸若門，故峽得厥名矣。疑即皐蘭山門也。漢武帝元狩三年，驃騎霍去病出隴西，至皐蘭，謂是山之關塞也。應劭《漢書音義》曰：皐蘭在隴西白石縣塞外，河名也。孟康曰：山關名也。今是山去河不遠，故論者疑目河山之間矣。灘水又東北，皐蘭山水自山左右翼注灘水。灘水又東，白石川水注之，水出縣西北山下，東南流，枝津東注焉。白石川水又南逕白石城西而注灘水。灘水又東逕白石縣故城南，王莽更曰順礫。闞駰曰：白石縣在狄道西北二百八十五里，灘水逕其北。今灘水逕其南，而不出其北也。灘水又東逕白石山北，應劭曰：白石山在東。羅溪水注之。水出西南山下，東入灘水。灘水又東，左合罕幵南溪水，水出罕幵西，東南流逕罕幵南注之。《十三州志》曰：廣大阪在枹罕西北，罕幵在焉。昔慕容吐谷渾自燕歷陰山西馳，而創居于此。灘水又東逕枹罕縣故城南。應劭曰：故枹罕侯邑也。《十三州志》曰：枹罕縣在郡西二百一十里，灘水在城南門前東過也。灘水又東北，故城川水注之，水有二源，南源出西南山下，東北流逕金紐大嶺北，又東北逕一故城南，又東北與北水會。北源自西南逕故城北，右入南水。亂流東北注灘水。灘水又東北，左合白石川之枝津，水上承白石川，東逕白石城北，又東絕罕幵溪，又東逕枹罕城南，又東入灘水，灘水又東北出峽，北流注于河。《地理志》曰：灘水出白石縣西塞外，東至枹罕入河。河水又逕左南城南，《十三州志》曰：石城西一百四十里有左南城者也，津亦取名焉。大河又東逕赤岸北，即河夾岸也。《秦州記》曰：枹罕有河夾岸，岸廣四十丈。義熙中，乞佛于此河上作飛橋，橋高五十丈，三年乃就。河水又東，洮水注之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水出塞外羌中。《沙州記》曰：洮水與墊江水俱出臺山，山南即墊江源，山東則洮水源。《山海經》曰：白水出蜀。郭景純《注》云：從臨洮之西傾山東南流入漢，而至墊江，故段國以爲墊江水也。洮水同出一山，故知嵸臺，西傾之異名也。洮水東北流逕吐谷渾中。吐谷渾者，始是東燕慕容之枝庶，因氏其字，以爲首類之種號也，故謂之野虜。自洮嵸南北三百里

中，地草徧是龍鬚，而無樵柴。洮水又東北流，逕洮陽曾城北，《沙州記》曰：强城東北三百里有曾城，城臨洮水者也。建初二年，羌攻南部都尉于臨洮，上遣行車騎將軍馬防與長水校尉耿恭救之，諸羌退聚洮陽，即此城也。洮水又東逕洪和山南，城在四山中。洮水又東逕迷和城北，羌名也。又東逕甘枳亭，歷望曲，在臨洮西南，去龍桑城二百里。洮水又東逕臨洮縣故城北。禹治洪水，西至洮水之上，見長人，受黑玉書于斯水上。洮水又東北流，屈而逕索西城西。建初二年，馬防、耿恭從五溪祥檻谷出索西，與羌戰，破之，築索西城，徙隴西南部都尉居之，俗名赤水城，亦曰臨洮東城也。《沙州記》曰：從東洮至西洮百二十里者也。洮水又屈而北，逕龍桑城西而西北流。馬防以建初二年，從安故五溪出龍桑，開通舊路者也。俗名龍城。洮水又西逕步和亭東，步和川水注之。水出西山下，東北流出山，逕步和亭北，東北注洮水。洮水又北出門峽，歷求厥川，蕈川水注之，水出桑嵐西溪，東流歷桑嵐川，又東逕蕈川北，東入洮水。洮水又北歷峽，逕偏橋，出夷始梁，右合蕈塏川水。水東南出石底橫下，北歷蕈塏川，西北注洮水。洮水又東北逕桑城東，又北會藍川水，水源出求厥川西北溪，東北流逕藍川，歷桑城城北，東入洮水。洮水又北逕外羌城西，又北逕和博城東，城在山內，左合和博川水。水出城西南山下，東北逕和博城南，東北注于洮水。洮水北逕安故縣故城西，《地理志》，隴西之屬縣也。《十三州志》曰：縣在郡南四十七里，蓋延轉擊狄道、安故、五溪反羌，大破之，即此也。洮水又北逕狄道故城西，闞駰曰：今日武始也。洮水在城西北流。又北，隴水注之，即《山海經》所謂濫水也。水出鳥鼠山西北高城嶺，西逕隴坻，其山岸崩落者，聲聞數百里。故楊雄稱響若坻頹是也。又西北歷白石山下，《地理志》曰：狄道東有白石山。濫水又西北逕武街城南，又西北逕狄道故城東。《百官表》曰：縣有蠻夷謂之道，公主所食曰邑。應劭曰：反舌左衽，不與華同，須有譯言，乃通也。漢隴西郡治，秦昭王二十八年置。應劭曰：有隴坻在其東，故曰隴西也。《神仙傳》曰：封君達，隴西人，服煉水銀，年百歲，視之如年三十許，騎青牛，故號青牛道士。王莽更郡縣之名，郡曰厭戎，縣曰操虜也。昔馬援爲隴西太守六年，爲狄道開渠，引水種杭稻，而郡中樂業，即此水也。濫水又西北流，注于洮水。洮水右合二水，左會大夏川水，水出西山，二源合舍而亂流，逕金紐城南。《十三州志》曰：大夏縣西有故金紐城，去縣四十里，本都尉治。又東北逕大夏縣故城南。《地理志》，王莽之順夏。《晉書地道記》曰：縣有禹廟，禹所出也。又東北出山，注于洮水。洮水又北，翼帶三水，亂流北入河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洮水北至枹罕，東入河是也。〉

又東過金城允吾縣北，

〈金城郡治也。漢昭帝始元六年置，王莽之西海也。莽又更允吾爲脩遠縣。河水逕其南，

不在其北，南有湟水出塞外，東逕西王母石室、石釜、西海鹽池北，故闞駰曰：其西即湟水之源也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湟水所出。湟水又東南流逕龍夷城，故西零之地也。《十三州志》曰：城在臨羌新縣西三百一十里。王莽納西零之獻，以爲西海郡，治此城。湟水又東南逕卑禾羌海北，有鹽池。闞駰曰：縣西有卑禾羌海者也。世謂之青海。東去西平二百五十里。湟水東流逕湟中城北，故小月氏之地也。《十三州志》曰：西平、張掖之間大月氏之別，小月氏之國。范曄《後漢書》曰：湟中月氏胡者，其王爲匈奴所殺，餘種分散，西踰蔥嶺，其弱者南入山，從羌居止，故受小月氏之名也。《後漢・西羌傳》曰：羌無弋爰者，秦厲公時，以奴隸亡入三河，羌怪爲神，推以爲豪。河、湟之間多禽獸，以射獵爲事，遂見敬信，依者甚衆。其曾孫忍，因留湟中，爲湟中羌也。湟水又東，右控四水，導源四溪，東北流注于湟。湟水又東逕赤城北，而東入逕戎峽口，右合羌水，水出西南山下，逕護羌城東，故護羌校尉治，又東北逕臨羌城西，東北流，注于湟。湟水又東逕臨羌縣故城北，漢武帝元封元年，以封孫都爲侯國，王莽之監羌也。謂之綏戎城，非也。湟水又東，盧溪水注之。水出西南盧川，東北流，注于湟水。湟水又東逕臨羌新縣故城南。闞駰曰：臨羌新縣在郡西百八十里，湟水逕城南也。城有東、西門，西北隅有子城。湟水又東，右合溜溪、伏溜、石杜、蠡四川，東北流注之。左會臨羌溪水，水發新縣西北，東南流，歷縣北，東南入湟水。湟水又東，龍駒川水注之，水右出西南山下，東北流，逕龍駒城，北流注于湟水。湟水又東，長寧川水注之，水出松山，東南流逕晉昌城，晉昌川水注之。長寧水又東南，養女川水注之。水發養女北山，有二源，皆長湍遠發，南總一川，逕養女山，謂之養女川。闞駰曰：長寧亭北有養女嶺，即浩亹山，西平之北山也。亂流出峽，南逕長寧亭東，城有東、西門，東北隅有金城，在西平西北四十里。《十三州志》曰六十里，遠矣。長寧水又東南與一水合，水出西山，東南流，水南山上，有風伯祠，春秋祭之。其水東南逕長寧亭南，東入長寧水。長寧水又東南流，注于湟水。湟水又東，牛心川水注之，水出西南遠山，東北流，逕牛心堆東，又北逕西平亭西，東北入湟水。湟水又東逕西平城北，東城，即故亭也。漢景帝六年，封隴西太守北地公孫渾邪爲侯國。魏黃初中，立西平郡，憑倚故亭，增築南、西、北三城以爲郡治。湟水又東逕土樓南，樓北倚山原，峯高三百尺，有若削成。樓下有神祠，雕牆故壁存焉。闞駰曰：西平亭北有土樓神祠者也。今在亭東北五里。右則五泉注之，泉發西平亭北，雁次相綴，東北流至土樓南，北入湟水。湟水又東，右合蔥谷水。水有四源，各出一溪，亂流注于湟。湟水又東逕東亭北，東出漆峽，山峽也。東流，右則漆谷常溪注之，左則甘夷川水入焉。湟水又東，安夷川水注之，水發遠山，西北流，控引衆川，北屈逕安夷城西北，東入湟水。湟水又東逕安夷縣故城，城有東、西門，在西平亭東七十里。闞駰曰四十里。湟水又東，左合宜春水。水出東北宜春溪，西南流至于安夷城南，入湟水。湟水又東，勒且溪水注之。水出縣東南勒且溪，北流逕安夷城東，而北

入湟水。湟水有勒且之名，疑即此號也。闞駰曰：金城河初與浩亹門河合，又與勒且河合者也。湟水又東，左則承流谷水南入，右會達扶東、西二溪水，參差北注，亂流東出，期頓、雞谷二水北流注之。又東，吐那孤、長門兩川，南流入湟水。六山，名也。湟水又東逕樂都城南，東流，右合來谷、乞斤二水，左會陽非、流溪、細谷三水，東逕破羌縣故城南。應劭曰：漢宣帝神爵二年置，城省南門。《十三州志》曰：湟水河在南門前東過。六谷水自南，破羌川自北，左右翼注。湟水又東南逕小晉興城北，故都尉治。闞駰曰：允吾縣西四十里有小晉興城也。湟水又東與閤門河合，即浩亹門河也。出西北塞外，東入塞，逕敦煌、酒泉、張掖南，東南逕西平之鮮谷塞尉故城南。又東南與湛水合。水有二源，西水出白嶺下，東源發于白岸穀，合爲一川。東南流至霧山，注閤門河。閤門河又東逕養女北山東南，左合南流川水，水出北山，南流入于閤門河。閤門河又東逕浩門縣故城南，王莽改曰興武矣。闞駰曰：浩，讀閤也。故亦曰閤門水，兩兼其稱矣。又東流注于湟水。故《地理志》曰：浩水東至允吾入湟水。湟水又東逕允吾縣北爲鄭伯津，與澗水合，水出令居縣西北塞外，南流逕其縣故城西。漢武帝元鼎二年置，王莽之罕虜也。又南逕永登亭西，歷黑石谷南流，注鄭伯津。湟水又東逕允街縣故城南，漢宣帝神爵二年置，王莽之脩遠亭也。縣有龍泉，出允街谷，泉眼之中，水文成交龍，或試撓破之，尋平成龍。畜生將飲者，皆畏避而走，謂之龍泉，下入湟水。湟水又東逕枝陽縣，逆水注之。水出允吾縣之參街谷，東南流逕街亭城南，又東南逕陽非亭北，又東南逕廣武城西，故廣武都尉治。郭淮破叛羌，治無戴，于此處也。城之西南二十許里，水西有馬蹄谷。漢武帝聞大宛有天馬，遣李廣利伐之，始得此馬，有角爲奇。故漢武帝《天馬之歌》曰：天馬來兮歷無草，逕千里兮循東道。胡馬感北風之思，遂頓羈絶絆，驤首而馳。晨發京城，夕至敦煌北塞外，長鳴而去，因名其處曰候馬亭。今晉昌郡南及廣武馬蹄谷盤石上，馬跡若踐泥中，有自然之形，故其俗號曰天馬徑，夷人在邊效刻，是有大小之迹，體狀不同，視之便別。逆水又東逕枝陽縣故城南，東南入于湟水。《地理志》曰：逆水出允吾東，至枝陽入湟。湟水又東流，注于金城河，即積石之黃河也。闞駰曰：河至金城縣，謂之金城河，隨地爲名也。釋氏《西域記》曰：牢蘭海東伏流龍沙堆，在屯皇東南四百里阿步干鮮卑山。東流至金城爲大河。河出崑崙，崑崙即阿耨達山也。河水又東逕石城南，謂之石城津。闞駰曰：在金城西北矣。河水又東南逕金城縣故城北。應劭曰：初築城得金，故曰金城也。《漢書集註》薛瓚云：金者，取其堅固也，故《墨子》有金城湯池之言矣。王莽之金屏也。《世本》曰：鯀作城。《風俗通》曰：城，盛也，從土成聲。《管子》曰：內爲之城，城外爲之郭，郭外爲之土閭。地高則溝之，下則隄之，命之曰金城。《十三州志》曰：大河在金城北門。東流，有梁泉注之，出縣之南山。按耆舊言：梁暉，字始娥，漢大將軍梁冀後，冀誅，入羌。後其祖父爲羌所推，爲渠帥而居此城。土荒民亂，暉將移居枹罕，出頓此山，爲羣羌圍迫，無水。暉

以所執榆鞭豎地，以青羊祈山，神泉湧出，榆木成林。其水自縣北流注于河也。〉

又東過榆中縣北。

〈昔蒙恬爲秦北逐戎人，開榆中之地。案《地理志》，金城郡之屬縣也。故徐廣《史記音義》曰：榆中在金城，即阮嗣宗《勸進文》所謂榆中以南者也。〉

又東過天水北界。

〈苑川水出勇士縣之子城南山，東北流，歷此成川，世謂之子城川。又北逕牧師苑，故漢牧苑之地也。羌豪迷吾等萬餘人，到襄武、首陽、平襄、勇士，抄此苑馬，焚燒亭驛，即此處也。又曰：苑川水地，爲龍馬之沃土，故馬援請與田戶中分以自給也。有東、西二苑城，相去七十里。西城，即乞佛所都也。又北入于河也。〉

又東北過武威媼圍縣東，

〈河水逕其界東北流，縣西南有泉源，東逕其縣南，又東北入河也。〉

又東北過天水勇士縣北。

〈《地理志》曰：蒲福也。屬國都尉治，王莽更名之曰紀德。有水出縣西，世謂之二十八渡水。東北流，溪澗縈曲，途出其中，逕二十八渡，行者勤于溯涉，故因名焉。北逕其縣而下注河。又有赤曄川水，南出赤蒿谷，北流逕赤曄川，又北逕牛官川。又北逕義城西北，北流歷三城川，而北流注于河也。〉

又東北過安定北界麥田山。

〈河水東北流，逕安定祖厲縣故城西北。漢武帝元鼎三年，幸雍，遂踰隴登空同，西臨祖厲河而遠，即于此也。王莽更名之曰鄉禮也。李斐曰：音賴。又東北，祖厲川水注之，水出祖厲南山，北流逕祖厲縣而西北流，注于河，河水又東北逕麥田城西，又北與麥田泉水合，水出城西北，西南流注于河。河水又東北逕麥田山西谷，山在安定西北六百四十里。河水又東北逕于黑城北，又東北，高平川水注之，即苦水也。水出高平大隴山苦水谷，建武八年，世祖征隗囂，吳漢從高平第一苦水谷入，即是谷也。東北流逕高平縣

故城東，漢武帝元鼎三年置，安定郡治也。王莽更名其縣曰鋪睦。西十里有獨阜，阜上有故臺，臺側有風伯壇，故世俗呼此阜爲風堆。其水又北，龍泉水注之，水出縣東北七里龍泉。東北流，注高平川。川水又北出秦長城，城在縣北一十五里。又西北流，逕東、西二太樓故城門北，合一水，水有五源，咸出隴山西。東水發源縣西南二十六里湫淵，淵在四山中，湫水北流，西北出長城北，與次水會。水出縣西南四十里長城西山中，北流逕魏行宮故殿東，又北，次水注之，出縣西南四十里山中，北流逕行宮故殿西。又北合次水，水出縣西南四十八里，東北流，又與次水合，水出縣西南六十里酸陽山，東北流，左會右水，總爲一川。東逕西樓北，東注苦水。段熲爲護羌校尉，于安定、高平、苦水討先零，斬首八千級于是水之上。苦水又北，與石門水合。水有五源，東水導源高平縣西八十里，西北流，次水注之，水出縣西百二十里如州泉，東北流，右入東水，亂流左會三川，參差相得，東北同爲一川，混濤歷峽，峽，即隴山之北垂也，謂之石門口，水曰石門水，在縣西北八十餘里。石門之水又東北注高平川。川水又北，自延水注之，水西出自延溪，東流歷峽，謂之自延口，在縣西北百里。又東北逕延城南，東入高平川。川水又北逕廉城東，按《地理志》，北地有廉縣。闞駰言，在富平北。自昔匈奴侵漢，新秦之土，率爲狄場，故城舊壁，盡從胡目。地理淪移，不可復識，當是世人誤證也。川水又北，苦水注之。水發縣東北百里山，流注高平川。川水又北，逕三水縣西，肥水注之。水出高平縣西北二百里牽條山西，東北流，與若勃溪合。水有二源，總歸一瀆，東北流入肥。肥水又東北流，違泉水注焉。泉流所發，導于若勃溪東，東北流入肥。肥水又東北出峽，注于高平川，水東有山，山東有三水縣故城，本屬國都尉治，王莽之廣延亭也。西南去安定郡三百四十里。議郎張奐，爲安定屬國都尉，治此。羌有獻金馬者，奐召主簿張祁入于羌前，以酒酹地曰：使馬如羊，不以入廐；使金如粟，不以入懷。盡還不受，威化大行。縣東有溫泉，溫泉東有鹽池。故《地理志》曰：縣有鹽官。今于城之東北有故城，城北有三泉，疑即縣之鹽官也。高平川水又北入于河。河水又東北逕旬卷縣故城西，《地理志》曰：河水別出爲河溝，東至富平，北入河。河水于此有上河之名也。〉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